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七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劉紅計

山西興縣五區人，四二年參加三五八旅七團，現年廿五歲，四五年由陝甘寧邊區來信一次，現不知在何處，如有知其下落者，來函告知五區界河口村公所轉。父劉好大

收買膠鞋

本校警衛學生需用膠鞋二十五雙，凡我軍民商店如有此項物品，希速知衛生部衛生學校，當即派人前往接洽。此啓。衛生學校

聲明作廢

本隊馬夫李二虎，山西寧武人，一九三九年入伍我軍，一九四二年自傷，二等殘廢，傷癒後，曾領得發行字第一七二號榮譽證，四三年又參加本隊工作，現因途中不慎，將該證遺失，除報告上級重發外，茲特登報聲明原證作廢。此啓。邊區糧食局運輸隊

臨縣[illegible]小學[illegible]合作社[illegible]一、各班學生及課堂教員因交通不便，[illegible]二、所有貨物[illegible]　七月廿七日

尋[illegible]宋王黃諸同[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李[illegible]

展開農民聯合大翻身運動

臨縣白文、陽坡、盧子溝三行政村舉行聯合農民代表大會

號召農民大團結，一致行動；成立三村聯合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徹底消滅地主階級。

（本報訊）臨縣五區土地改革運動，開始由點到面發展。白文、陽坡、盧子溝三個行政村包括二十四個自然村的農民，以白文爲中心，同時展開了聯合大翻身運動，此一運動以九月一日所舉行的三村聯合農民代表大會爲標誌。是日，廿四個自然村的農民代表三百餘人，齊集白文大廟中，郝家坡、南莊、張家灣三行政村業已勝利完成土地改革的農民，亦選派代表五十餘人與會，報告他們土地改革經過與經驗，並選舉[illegible]消滅地主階級一的精神下揭幕。大會在「天下農民是一家」「全體農民聯合起來消滅地主」的精神下揭幕，會場高貼「[illegible]」等大幅標語，道出了幾千年來封建統治必須徹底摧除的真理。

宣佈開會後，主席團在代表們的掌聲雷動中被選上台，一個飽受舊社會折磨而今日仍是僱農的光身漢——李維木被選爲主席團主席，他以他的天才的鼓動能力，向全體代表及來賓，宣佈開會意義，他說：今天是我們翻身的會，開打倒地主的會，開徹底翻身的會。咱們都是窮人，是不是？（全場高呼：是！）不說別的，就咱們白文的五道水渠，灌一千二百六十多畝好水地，過去咱們誰能種上一點了？（全場高喊：種不上！）朱、李、張、劉、郭等十幾家地主，就把水地霸佔完了，咱們只好去揹坡種些不吃的地，是不是？（高呼：是！）共一二十個長工，一批來滲水，就沒有窮人的一點份，這還是小事，在光下溝一條中水道，就有一百三十幾家種水地，窮起來了，減租減息，今年春天又給大家調劑了水地，翻身，現在咱們要大翻身！接着他說：說起攬工漢，從上工到下工，腸要從東山背到西山，扭大糞、掏毛廁、揹院子，掃不是咱去做了麥子打下來，只隨一次心，咱們有幾個過二次心的沒有？（衆答：沒有！）還不是，白麵大肉喫酒吃肉，還是咱農民的血！到冬天，攬工漢叫趕出地主的院子，整理換洗，多可憐！看地主可恨不可恨了該不該打倒！（高喊：該打倒！咱農民要翻身！）工作團來是幫助咱，翻身是自己的事，要咱農民團結起來自己幹，團結起來力量大，民兵、婦女、青年都動手，地主就能打倒，是不是？（衆答：是！）主席報告至此完結，全場大鼓掌，

女代表上台發表演說者二十餘人，他們除了對地主階級罪惡的控訴，報告農民受剝削壓迫的苦情，說明地主階級必須乾淨徹底消滅以外，特別強調農民的大團結，打破各村顧各村的界綫，以及必須男女老少農民齊動手，靠自己徹底大翻身！在代表們的發言中，掌聲、口號，不時從全場騰起，憤怒、興奮交織一片，這就是農民的力量！代表們熱烈歡迎郝家坡、南莊、張家灣的翻身農民講話，報告他們的土地改革經過與經驗，在郝家坡行政村農會主任楊久昌、委員郝四元、張家灣農會主任周初乙、南莊行政村農會主任周樹金等同志發言中，都特別提出防止地主破壞土地改革的各種陰謀活動，農民團結才能鬥倒地主，以及分果實中必須首先滿足貧僱農要求，並互相照顧，由羣衆自己公平合理的分配，幹部不能自私，要工作在前分果實在後。楊久昌同志更介紹了郝家灣農民在鬥出大地主馬貴德的元寶後，送給大馬坊農民，幫助他們翻身的事實，博得了會場掌聲，並高呼互相照顧，團結翻身的口號。

大會進入自由講話，一個討乞過五六年的貧苦農民青年提陶大走上台來了，代表們致以掌聲歡迎他。他在敘述討乞經過之後，控訴了地主階級對討乞的種種罪惡，他說：「地主的院子都是三道門，大門外喊不應，走進二門，地主的兒子就呼狗咬，不然就說：討乞鬼還想坐到炕上來哩！民國三十年，我討乞到地主梁寶昇家，地主婦在炕上，地主婆媽在收拾吃過午飯的碗盞，我要一碗剩飯吃，他們卻摸出一個銅元，一個銅元，我能買什麼呢？我不要，地主說：討乞還嫌多少，我早晨吃白麵，狗也沒吃飯哩?!我餓得荒，口又渴，還是厚着臉皮要，地主婆媽卻把一碗飯倒在尿盆裏，刷起鍋來，看着我還不走，就把刷鍋的涮飯，舀了一碗給我，我餓口渴，覺得那比冷水好，拿來喝了。你們看地主的心黑不黑，窮苦人比狗不如！今天我能說話了，我要打倒黑心的地主！」（全場高呼：窮人能說話了，打倒黑心地主！並鼓以熱烈掌聲）接着這個苦難的孩子走下台來，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婆田居英，傷心地訴說她給地主王清亮的老婆侍候幾年，受盡折磨的史實，低沉的聲音，揭出了無限的苦難。她要求衆人幫助她清算這筆罪惡債。

大會休息吃飯以後，繼續舉行小組討論，首先他們研究了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方法，算和防止地主各種破壞土地改革活動。揭發地主惡霸的代表報告一個個地主[illegible]的罪行，因[illegible]選出了二個元寶和五百多[illegible]，他們認爲，要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就不要受地主的騙，[illegible]，我們因是要窮，採徹底才算數。其次，又研究了農民的團結問題，提出不分村，天下農民是一家，要一致行動，因此，除了各自然村成立土地改革委員會以外，還要成立行政村聯合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和三個行政村聯合的土地改革委員會，統一行動。翻身運動要自己動手，大家動手幹，他們說：「[illegible]掌握在咱們手裏，工作團只能幫助咱，不能代替咱，沒有咱羣衆自己動手，還是個一不成。」這些問題，一一通過，向大會報告後，一一通過，作爲今後行動方針。晚間，工作團演出「孝兒之死」（白毛女劇本編者）。

—各村代表講話—

打破各村顧各村的界綫
民兵齊動手靠自己翻身

[illegible]代表講了講土地改革方針等之後，各村農民男[illegible]

西北我軍轉入反攻
解放與收復十座縣城
困守延安蔣胡軍極度恐慌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當蔣記陝西省政府宣佈其「陝北行政完整」的時候，西北人民解放軍已經轉入反攻。在米脂沙家店勝利殲滅胡軍之三十六師之前一天即八月十九日，解放軍某部及地方武裝一舉解放榆林東北之府谷縣城。本月六日，又收復米脂縣城。侵佔葭縣縣城之胡軍，九日棄城逃竄，解放軍正猛烈追擊中。至此，解放軍收復及解放之縣城已達十座，即靖邊、吳旗、固臨（以上三縣爲新設縣）、安定、安塞、志丹（即保安）、吳堡、米脂、葭縣及府谷。（編者按：府谷現又被敵侵佔。）

（新華社西北十一日電）由於北線失利，南綫兵力空虛，蹶守延安孤城的蔣軍二十七師四十七旅極形恐慌，終日趕修工事，架設鐵絲網，埋設地雷，將市內南店集中一律趕至南關外之七里舖，禁止行人進入市郊，並每保強徵麥子一百石，壯丁三十六名。羣衆拒絕應徵，相率投奔人民游擊隊，參加作戰與破路。現咸（陽）榆（林）公路已告中斷，蔣軍食糧極爲恐慌，軍官欺騙士兵們說：「公路被水沖壞了」。但士兵知道「是解放軍切斷了」，紛紛設法逃跑，偽延安朱家溝蔣記保安團二營六連，一日之間即有十三人在班長帶領下，全部攜械逃跑。

河曲何家塔群衆
分配地主荒下的青苗地
貧苦農民出外攬工丟下的地幫助變工鋤出
臨縣羅家峪抓住外村逃跑地主

（河曲訊）何家塔行政村發現地主的青苗地荒着未鋤。如該村所屬何家峁自然村，地主王自來藉口沒吃的，不到當嵐「打短」，地主女人在家坐吃不動，有五垧莊稼，還未鋤二遍，十九垧根本未鋤，山豆地長住了醜蒿苗子。經工作同志協同羣衆商量決定：除令地主女人趕快設法鋤十三垧外，其餘十一垧無代價的分給王二狀樹、秀五家貧苦羣衆及抗屬王財含鄰作務，秋收打下糧均分；另外該村木匠王七十五出外不在，丟下兩垧地也沒有鋤，經決定由王松應幫助他鋤。貧農八十七五給工資，或圍工。貧農八十二因打短誤下的地，也來很好的務養，孫林懷出外攬工，留下六垧未操三遍，由法找人替他們變工務營。此外該村尚有二十垧可耕的石山地荒下，也決定由王三毛具體鋤下。（邢、杜照聯、王森）

（臨縣訊）十區羅峪八月十六日晚召開代表會時，一代表說：「二區曾峪坪村地主李楨瑜，今晚在咱村住宿」大家說：「他是有名的地主惡霸，可去檢查他一下。」會後區村長白宗秀、民兵賀利仙先去檢查，沒有檢查出什麼即返回，村長劉後先問他們檢查情形，他們說：「路條對着哩，說期一個月。」劉村長聽後，心中懷疑，怎麼地主出門還給開一個月的路條呢？又取來路條一看，原來將二月十七日去陝西麻峪坪住回，移家的舊路條改爲七月十七日當新路條使用，當將李楨瑜押送區上。區上盤問出來，李楨瑜逃避清算，私改舊路條想逃河西逃跑。區上決定交回原村羣衆處理。（鄧全林）

配合劉鄧大軍南征
華東我軍一部
殲增援魯西蔣軍六百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二日電）遲到消息：華東人民解放軍一部爲配合劉鄧大軍南征，於八月三日至十二日在汶上、鄆城一綫阻擊增援魯西之蔣軍第五師、八十四師等部，激戰十晝夜，勝利完成阻擊任務，將蔣軍近二十個團兵力牽引到黃河東平湖、運河、交叉、梁山以北地帶，像一隻被拴着鼻子的蠻牛一樣，被動挨打，進退維谷。解放軍在這幾個戰鬥中以少勝衆，共斃傷蔣[illegible]第一營營長吳僧江以下五百餘名，俘敵百餘名，繳獲擲槍十挺、輕機槍三挺、步槍數十支，並將第五師七個營兵力打得稀爛。

清太徐敵後人民 掀起殺敵自救運動

許多青壯年夜晚活躍敵據點周圍 襲擾敵人

（新華社呂梁十日電）清太徐敵後人民紛起復仇自救。一月間，太原縣敵「復仇殺奸衛隊」隊長趙月村，在某村一帶無惡不作，激起群衆憤恨，二十九日晚，當那漢剛上街時，即被激憤群衆猛撲上去活捉住，立即斬首。太三區孫家寨閻頑偽鄉村警孫根福，依仗「鄉村」勢力，要糧要款，打吊人民，孫家民孫根茂的兒媳宅姦後霸，三月初，群衆們將其處死。五月間，王家村「排長」段某，向各村攤要糧款，一天，正走在馬村到洛陽村的路上，突遇我在田野鋤地之復仇軍人，從背後猛揮鋤頭，段當即斃命，逃返王家堡據點，再不敢出來。正太路段時，敵四出抓丁，擴充兵源，某村青壯年成立小組，堅決打擊抓丁之敵，曾在敵四出抓丁時，某村青年隨同武工隊打擊敵人，繳獲手榴彈兩顆。偽「鄉村」指導員經常到某村敲詐民財，並騷擾村民，該村青年極度憤恨，將其痛打一頓。有一次敵到某村，遭我武工隊追逐，該村一個青年當即隨武工隊追擊，將落在後面的一個便衣擊斃，某青年立即追上去，將敵打死。很多青壯年入夜活躍於據點周圍，襲擊敵人，使敵不敢輕易出犯。（八分區前哨、明）

交城閻匪搶糧食 群衆被迫賣兒女

（八分區訊）交城閻匪在平川三十三村強徵搶走群衆糧食二萬餘石，很多群衆夏收的麥子全部被搶去，仍交不夠閻匪強徵的數目。城村無法交糧的貧農于桂子被閻匪打的死去活來，閻匪徒們又將其苦苦哀求的母親以手榴彈搗死。廣興鎮一個交不起糧的婦女被戴上紙帽子游街，閻匪汚辱。段村鎮一個在交城集上出賣的農民，爲換取賣主三石麥子的成交，又將其親生閨女白白貼送。城西門街有一老漢，竟以領着身插穀草的兒媳和小孫子沿街叫賣。貧苦群衆對閻匪此種横徵暴斂的暴政，異常憤慨。（通訊會議集體稿）

離石沙廠溝村長張鑄山等 包庇地主已被撤職

這樣處理是否合乎群衆服氣，還値得研究

（離石訊）七區沙廠溝行政村村長張鑄山、中隊指導員牛貴正等包庇地主，貪汚群衆鬥爭果實，經數次召開會議檢討，決定將該三人撤職。今年春天，縣擴幹會上，檢討前任村長薛光興貪汚群衆鬥爭果實，包庇地主、脫離群衆（當時薛光興撤職，詳情曾刊今年三月三日本報），在這次擴幹會上，張、薛、牛三人都曾發言，張並會檢討自己，已轉變立場，吃二毛，領導上便認爲他們表現不錯，調張爲該村村長，薛爲中隊長，牛貴正仍任指導員，領導上經過調動後，也就認爲沙廠溝的工作可以加强了。但張、薛、牛等工作不到半年，仍發生包庇地主脫離群衆的嚴重現象。張鑄山是赤貧農，移住沙廠溝，區上曾批准在該村分土地。薛也是貧農，有二流子習氣，是外來幹部。牛貴正有曾當過十多年[illegible]，有嗜好，與地主李正榮家是親戚，前年一貫保好，李家白借了李六十五元，去年牛當指導員後，李就完他說：「你借我的錢不用還了，你家還用甚東西，可來我家借。」又說：「咱們是老親，以後要多照顧一些。」並且在扭任該村貧農會秘書時就貪汚了群衆鬥爭果實。他們三人都受了地主李正榮的賄賂，共同包庇了地主李正榮，他幫同群衆「開會」宣傳李某如何「開明」，對窮苦人如何「好」。李正榮原有山地八十三畝、水地九十八畝，其中一頃、水地兩座，油坊一座，已退給群衆，但仍保留山地五十餘畝、水坪地二十餘畝、油坊一座，院兩座，仍值了近小房一間，其他幹部都給自己今春調劑土地中，乃川小感冒，認爲「這調劑到地了，李正榮在外村不能調劑，李正榮就送了薛明亮畝半水地，又借給大麻子二十六斤，李又稱自己的牛幫助耕種，同時借給沙溝麥山一斗，子借給沙溝麥一斗，自然村主任牛貴正一斗、大麻子一斗，因此在清算抗屬時，李本應三分，只加了一分，但在村公所借糧時，李預借公糧兩石，向他抗不交，區上轉其扣押後，牛貴正、薛明亮親自到區上給李正榮求情，說李「開明」，不該扣押。後來說府將其押縣府，牛貴正又發動群衆給縣府求保，把他說老百姓向縣府保釋。縣府轉批後，牛貴正回到村又活動群衆一部名向政府請求釋放，叫人開會，張鑄山、薛明亮當村長主持台場，保狀上群衆的名字，都是村長親自寫的，當時除地主外，大多數人都不同意。群衆說：「我們不同意」，但他們說：「公開上的名字是我們大家還是應該嚇名去保。」群衆在他們的強迫下，不敢拒絕，在保狀上簽了名字。區上發現此事後，會於六月二十七日召開區村幹部會議批評，開始牛貴正還說：「李正榮對貧苦人民氣的不錯，我們村公所的人都是貧苦農民。」一部分是他自願給的，「一」指地主收的幹部的財物等」。經過兩天會議後，決定將牛貴正撤職，交群衆鬥爭（因牛貴正病了），張鑄山、薛明亮停止工作，並要他們會同區幹部李指導一起回村在群衆大會上承認錯誤，並揭穿地主收買幹部的陰謀。他們回村後，前後經過四次會議討論，群衆山向群衆承認了錯誤，說到自己幾年子給地主受苦，後來當了村長，不該去了地主，忘了貧苦群衆。以後會訴「[illegible]」的主要是「」頂到「一牛貴正的貪汚的，群衆價值很都不夠大相提並論。最後決定將鑄山、薛明亮、牛貴正撤職，又處罰薛明亮十個工，給貧苦抗屬、農民鋤地。八月初，各村派代表「兩」到「清牛貴正」的貪汚賬，共白洋三十八元、米三斗、麥三十五斤，決定全部退給群衆、山牛送自出借的也應期收回。（李權醫、閻昌龍）

救濟解放官兵家屬

我高家堡民主政府

（本報訊）高家堡解放後，我民主政府對放下武器之國民黨官、兵家屬，已進行兩次救濟。第一次是放下武器不久，按人口、貧苦程度，每戶有得麥子四斗以上者。此次是本月六日，放下武器之官、兵家屬都來我民主政府登記，共三十餘戶，發給細糧二石餘。又，放下武器之軍官，到了我各級解放區民主建國軍官團後，陸續有信回家，報告他們受優待、學習情形，家屬們對國民黨過去的欺騙宣傳，已漸漸消除。五十幾歲的劉老太婆，已去信告訴她的兒子（劉功緒：八六師二五六團少校連排長），八月間要去看他，希望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家中有政府解決困難，不必掛念。（羊　村）

洪趙縣擴幹會定出辦法 解決貧僱農麥籽畜力困難

（新華社晉西南十一日電）洪趙縣擴幹會討論租徵群衆代耕，決定將去年貸款救濟冬麥、麥籽、銀中，錯發給地主和富農、奸霸者，一律緊決收回，轉發給貧僱農解決麥籽困難。同時四區未發之五十石，縣府所保存的麥籽及一區剩存一百石，加上過去閻頑統治期間村所徵之「周存倉」，不是時則向地主和富農所借，皆無代價的發給貧僱農，解決貧苦群衆畜力困難。同時發動群衆將牛租給麥地多的地區，加强對敵鬥爭，掩護群衆搶種。麥地少的山地區，（吳鋼）

地主書記想偷跑 叫群衆扣押到政府

（臨縣訊）破產地主高浩自四四年逃入七區閻家莊村公所擔任書記後，兩年來共貪汚公糧六千九百九十一斤二兩、公草八十三斤。今年七月被群衆揭發，不料該某竟藉故不時圖潛逃出，於潛逃時，被群衆扣押送交臨縣政府處理。在該案中已查明一千一二百張、稅款九萬三千元，向汾陽閻匪區逃跑，現已由該村張家莊群衆扣交縣府審訊。他女人已決定由該村村公所查出的東西約值小米二千斤，亦已由該村村公所清查出。（緊古昌）

平魯師村群衆 查出地主追回竊取果實

蘇長龍勾結地主被撤職

（新華社晉綏十二日電）平魯一區師村群衆組織的地主，要出竊取果實。地主劉三有女子三人，先後分頭竊取五石七斗、牛一條、騾半匹，在土地改革中，才被群衆發覺。又最近討成份中，群衆要求時，竊取果實，如數退出，又經沙城行政村村長劉一、民兵中隊長蘇長龍、小隊長李生厚三人，與地主劉三相勾結，各自貪汚了糧食六石七斗、草火發白洋十元。在群衆熱烈討論中，首先撤掉蘇長龍的民兵隊長職，並追回劉某等貪汚的糧食和白洋。上述兩村貧苦農民的口糧及耕牛的困難已得到解決。村長劉玉份即交群衆處理。（焦維、龍富）

新樂西六渡群衆 分配青苗近三百畝

地主荒地已分給群衆

（新樂訊）西六渡村地主劉拾成、劉好二林、平四家等七人逃跑到閻區，只帶下女人和小孩，家裏只留下的青苗，群衆分配他們的青苗，只把長的好些的從地邊上鋤了一下，約佔五分之一，其他都荒蕪了。當幹部到該村後，群衆即要求分配此項青苗，由群衆選出代表，分頭檢查，共有苗二百八十八畝，經過群衆討論，分配給十九戶貧苦農民。（徐有鏞）

（又訊）西六渡自然一村，今年共有荒地十畝，是中貧農的；現在地主家已下的一百五十六畝地，群衆過去怕閻偽府公佈，不敢上去開荒，以致荒了二年，並規定保證誰種誰收。自群衆一年以後，開荒地並將地主荒地分配給無牛無畜力的貧苦群衆。（徐有鏞）

嵐縣城關貧僱農

批評退伍軍人勾結地主

幹部檢討對退伍軍人照顧教育不夠

（嵐縣訊）九月一日城關村公所同縣府民政科召開城關退伍軍人會，五日又開貧僱農與退伍軍人聯席會，進行互相批評，檢討退伍軍人勾結地主的行爲，亦當場給予揭發。部份退伍軍人把自己窰的馬借給地主柳明珊獻山羊，幫助地主耶李貴在忻州賣牛，群衆說：「你們給地主幫助，也不去幫助群衆，他們給地主吃喝，有功的是地主。」但有人批評他說：「你吃做的給地主，完全是一路的。」劉說：「二把你們的就是地主，四人吃小米。」借給地主，你孩子，家裏還有，又不是的，你們給地主…女人給他們，主人，不能叫你一不是他，家包山和地主范有元家吃飯子，均受到群衆批評。在批評退伍軍人大吃二喝的浪費中，並審了馬伍軍人一貫的歷史，今年二斗米、一斗莜麥、二斗高粱，他都…

顧斯抽光，又要群衆幫助，大家氣憤的說：「你過去當軍人，現在回來了，才比功勞多，該將功折罪，我們不能幫助你！」並要求他們每人提出生產的計劃，不浪費一根稻草、一粒米。」「如果再浪費，群衆就不幫助，生活將過不下去。同時，又表示：「咱們三個人好好勞動，以後不浪費也能過生活」。他們說願意和群衆在一起，幫助的是伍軍人，要靠自己的勞動。「幹部批評退伍軍人開照不好，幹部也檢討過去對他們照顧不夠，[illegible]」。他說：「了幹部的批評，以後一月反省過去的行爲，」他們說：「這人好好勞動，以後再不敢浪費了。」他們又說：「以後過一半（？）社的刀，在有困難時也幫助，也會落伍不來。」另一方面，[illegible]有困難時，應該取得好的經驗，在這種教育負責，給他們幫助，以後經常和他們結合，使他們在生產中改造自己。一般退伍軍人對此表示打誠懇，五相檢討後，和地主劃清了界線。（鍾人仁）

編後話

讀了離石沙廠溝村幹部張鑄山等包庇地主，脫離群衆的報導，我們覺得有幾點意見，提出來供當地領導上及各地同志參考。

該村幹部張、薛、牛等三人，是在縣擴幹會上檢討之後，由領導上調任新職的，當時上級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爲張等三人在縣擴幹會上表現較好的緣故。經過實際工作證明了：這三人仍然是包庇地主，脫離群衆的。這就說明了：僅僅從會上表現好不好來看幹部，是不夠的，必須在群衆中考察他們的實際行動。

如果說光在群衆面前作了檢討，就算是轉變了，是不對的。這中間是有區別的，不應籠統地說他們是群衆發覺了他們的錯誤以後，是否真正改正了錯誤，領導上應該經常注意考察，不能放鬆。

其次，這一事件也說明了地主收買幹部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幹部中有的貪圖小利，有的思想落後，包庇地主，爲地主說話，就是上了地主的當。我們應該教育幹部，提高階級覺悟，站穩立場。至於這三個幹部是否應該撤職，是應該由群衆來決定的，領導上應深入群衆中去研究，看群衆是否滿意這樣的處理。

敵兵力不足孤立無援
魯南形勢起重大變化

（新華社山東十一日電）自華東解放軍於七月上旬一度攻克費城、鄒縣、嶧縣等城後，魯南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蔣軍在魯南守備兵力大為削弱，且整個山區不足一個旅，較至目前為止，山區中心除白彥、城前、平邑、蘭陵等少數據點外，大部地區均無蔣軍之主力。人民游擊戰廣泛開展，並有不少蔣偽特務的基幹兵團，會對蔣偽「還鄉團」進行掃蕩，殲滅其千餘人，並將其大[illegible]之外。在解放區[illegible]政策感召下，一時被脅附蔣份子，紛紛[illegible]歸，使蔣軍失去耳目，陷於孤立無援之困境。且人民武裝因迭獲勝利，裝備大為改善，信心百倍提高，正予蔣軍以更強有力的打擊。

蘇中蔣後海啓地區我軍
拔除重要據點十七處
縱橫百里地區內已無敵踪

（新華社蘇中十一日電）蔣後蘇中海（門）啓（東）地區解放軍地方武裝主力，掃蕩該區蔣偽，拔除三陽、北新等重要據點十七處，繳蔣軍「綏靖」指揮部少將參謀長黃（名字待查）以下一百二十餘名，生俘蔣記江蘇保安六大隊第一大隊副隊長文德、啓東保安大隊長吳某以下官兵七百三十三名。我軍於七月十三日開始，首先突入我中心區之海復鎮等據點，蔣偽四竄，旋於十五日南下拘繫爭路，矛頭所指，除全部肅清，三陽、北新、新港等即告克復。我解放軍當又乘勝向長江、邊江港、三和港等港口進軍，蔣偽狼狽逃竄，我又扭戈拔除匯龍鎮（啓東縣城）外圍衛蔣匪據點高家村等，縱橫百里，無一敵踪。在茅鎮（海門縣城）之蔣偽，乃集結逃竄之蔣偽，重佔三陽、新港、北新，但又立即陷入我大包圍中，經十一至二十四日四天圍攻，將該三陽據點守敵全部殲滅。

冀東冀熱遼游擊戰
結合土改擴至邊緣區

（新華社冀察熱遼十一日電）冀東及冀熱遼游擊戰爭結合復仇清算土地改革運動，已從中心地區擴展至邊緣游擊區。蔣軍曾集中昌黎、北戴河、安寨壁等兵力，向撫寧、邊沿區瘋狂「掃蕩」，企圖破壞群眾翻身，反動地主惡霸亦乘機活動，到處迫害農民，殘害農民，廣大群眾堅決在「一人被害，萬人報仇」的口號下，配合工作隊展開敵後我佔區的反奸清算鬥爭。該區武裝隊（大隊）亦以武裝支持農民鬥爭。飛行爆破隊深入封鎖線，突擊北寧路濱海沽，摧毀敵警察所，結合群眾性縱火，包圍打擊敵人。白天不能行動的村子，夜裏配合武裝進行，聯村鬥爭，本村不能進行清算，即由地主帶到村外清算。現農民復仇清算運動已伸展至昌黎城郊。距北平安定門廿餘里的邊沿某村農民，亦自動組織清算分田鬥爭，將該村十二個惡霸地主全部扣押，四天內，積極份子即由二十餘人擴大至一百三十餘人，並將扣押地主全部解送至潮白河（北…河）支流）東游擊根據地，舉行訴苦清算大會，臨時參加的群眾極多，會上先後訴苦者共一百七十多人，逼得地主在群眾壓力下，個個垂頭喪氣，共清算出土地一千七百五十七畝，糧食一千六百餘石。會後在保衛鬥爭果實的口號下，立即有十一個青年農民自動報名參軍，村中立即成立一百零五人的十五個男女變工小組，還提出口號要搶節前分得的土地。在影響下，附近各村已普遍展開了激烈的復仇清算分糧鬥爭。

石家莊外圍
我收復南銅冶鎮

（新華社晉察冀十一日電）遲到消息：八月二十六日，太行獨立營主動向石家莊外圍敵軍要據點南銅冶鎮出擊，經該營之三個偽鄉公所及其所屬給據[illegible]，石家莊偽[illegible]我收復。民主政府幹部組成之工作隊隨軍入鎮，群眾紛紛起控訴蔣偽罪行，將被搶去之糧食用具及被佔去之莊園一律退回，並平毀敵人碉堡、壕溝工事。群眾正發起復仇清算運動。

蔣賊殘民與內戰結果
蔣區災民超過二千萬
千萬災胞必將被逼起來反抗蔣賊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綜合報導：蔣介石一面挖堤決口，蓄意水淹解放區人民，同時又拚命製造與加深蔣管區人民的災難。蔣管區以來，蔣管區發生水、旱、蝗、霜、冰等各種災荒，遍及粵、桂、湘、鄂、贛、閩、蘇、皖、豫、冀、川、甘、台灣及東北遼寧等十五省，其中以水災最為普遍，以兩廣最嚴重，廣東一百零一縣市，被淹田地八百萬市畝，災民約五百萬，損失共一千八百餘萬市石，今年秋收據估計最多也不過二成。至於廣西水災，迄七月十四日止，報災者已達五十六縣，超過全省一百零四縣市的一半，農田沖毀三百萬畝，災民一百七十萬人，災情嚴重之全縣，災區面積佔百分之九十四，實際死亡者至少已在二萬人以上。其次，蘇省蔣管區於七月下旬起，河堤潰決，農田幾已全被洪水淹沒，其中以淮陽、遂陽、鹽中、新沂、灌雲、睢寧、本淮、海州等縣全縣耕地三百五十萬畝，各縣小麥收成全無，二百五十萬畝中，已被淹沒無望。此外，四川十八縣，湖北五十縣、湖南十三縣，蘇北七縣及福建、安徽、東南各地，亦均先後發生水災。河南災荒包括旱、蝗、水、雹各種，受災區域及豫南之內鄉、鎮平、南陽、唐河，豫西之洛陽、伊川，豫東之淮陽、柘城、商丘、鄢陵、鄭州、中牟、尉氏、扶溝、沈丘等縣，只南陽一縣，即達五十六萬餘畝。河北旱災三十餘縣，平津災民即有一百九十餘萬人。此外，山西大原附近的旱災，綏遠的水災，甘肅附近等地之雹災，均極嚴重。

災情如以上材料估計，全蔣管區受災土地面積達數千萬市畝，災民約在二千萬以上。

蔣介石的殘暴與腐敗統治、發動與擴大內戰分不開的。今年經濟水災，北平一家報紙均指出，還不是什麼「天災而是『人禍』」（即蔣禍），人災為蔣偽無止境的壓榨，不僅使田園荒蕪，更無人修堤，其更甚以伐樹搶木，遂釀成水災。另據中央社五月間才透露，今年廣東惠陽落成之[illegible]

[illegible]如冀東灤縣一帶，在今夏災前，已普遍發生負擔太重而至賠出地不許的現象。在豫北新鄉一帶，農民出賣土地逃亡，災荒一來，農村十室九空，人民只有束手待斃。在災荒發生以後，蔣介石不但不救濟災民，反而增加向受災人民徵收救濟物資。聯總運華救濟物資二百一十餘萬噸中，百分之九十八，四七給了蔣介石，但是決大部份被蔣介石物資扣供應了內戰，並落入了四大家族及其僕從們的腰包。

蔣政府甘心接受美監督
以賣國換取對內戰援助
董顯光無恥之徒竟對此洋洋得意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蔣政府在聯總結束後，以接受美國監督為條件，換得在聯總結束後美國對其內戰軍事及經濟之援助。據中央社南京八日電訊：聯總結束後的美國對華「救濟」一名義下，美國將以五千萬美元（即援助各國度救濟法案總數三億五千萬美元之一部份）援華，美國國會已於五月間通過一「救濟」法案，以一億美元「救濟」中國、希臘、奧地利等國，對救濟物資之處置與分配，已就協定條文之下，美國將派遣代表團至華監督接受救濟物資之分配，即在該協定條文之下，美國代表有權監督管制，並在協定條文各款之規定，美國駐華大使館報告接受救濟各物資之用途，並規定各該國物資之分配，僅可用於非軍事用途。同時，該電訊圖示：「作為『救濟』物資，僅可用於非救濟用途。」據稱：「在若干情形下，救濟物資並可由聯總結束後新設立之『善後事業委員會』執行」。蔣政府設立「聯總」後，其成份除中南京電：蔣政府行政院已於八日設立一聯合機構（指南京新聞局長董顯光對蔣政府實施「救濟」的所有實際工作），新聞局長董顯光對蔣政府實施國之積極性表示：「此不僅為我國之善後救濟計劃之表示洋洋得意，他說：「此不僅為我國政府所倡導，且亦為國際合作」之新辦法，由我國政府自動倡導，而為接受聯總物資其他國家所無。」

蔣政府官僚
利用廣東水災發財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據廣州訊：一日上海「大公報」載廣州通訊報導蔣政府官僚利用廣東水災發財之情形稱：緊急救濟委員會，自八月一日止，該會共收到救濟捐款港幣一十六億餘元，港幣七萬八千六十元，美金一千八百餘元，共計一億[illegible]萬元，其中除支付急賑共九億五千餘萬元外，其餘五十六億七千餘萬元以及港幣美金，全部存於銀行生利，其中廿億元「蔣幣」一旦公然變為該會官僚私產，並將賑米囤積，從七月三日至八月一日，已獲利一億四千九百零四萬三千元。

[illegible]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早在今年二月，糧[illegible]約下午[illegible]即於北[illegible]論中指出：「一個不偷盜自己人民所得款項就活不下去的政府，一個依靠剝削使全國人民走向自我毀滅的政府，所存的寄生蟲，這個政府的物資必須不能靠這種蔣介石再通過法令而是撫卹，無法令人置信，只有被用於別的方面」。蔣介石不僅如此，在災荒饑饉之中，火上加油，石價在一片災荒中，

[illegible]的內戰，人民被逼得不論如何，「進一步向蔣府繳納了自己田地的所有權，被迫出賣田地，只得賣兒賣女，一般是高利貸，人民已被逼命一項，北中最苛徵收」，即府的糧食一項，規定今年徵收七八千餘萬石以上，其他各種負擔，尚在內。廣東豐潤縣，本年度田賦已開始徵收，又已開始徵收小麥全數，還不夠繳納田賦，另外還有什稅左右，

貧苦農民被壓迫得不能忍受的情形下，災民既被蔣記政府催租，火急，不論饑饉抓捕，人，由於飢餓，千萬受災同胞，正面對飢餓死亡，他們被逼着必須選擇唯一的生路，就是起來反抗蔣介石！

×　×　×

七月底止，報災縣份七十三縣，佔全省一百零一縣市的十分之七，受災耕地一千零二十餘萬畝，流離待哺災民約五十萬人，死亡人數已近二萬一千餘人。

[illegible]至於散放之米，除以撥一[illegible]做賑米小部份外，其餘大部份島封存各縣政府之倉庫中。按廣東自今夏以來，水災嚴重，蔣

蔣區拾零

蔣黨內部的貪污黑幕，由於蔣介石派別反動統治內部派系的傾軋而暴露出來。國民黨復興系特務系統主持之南京救國日報，於上月二十日發表社論，揭發宋子文家族所控制之中國銀行、[illegible]銀行等機關，以低價收購金價，最近竟以五十億元中之巨資購入[illegible]，其中牽涉之眾人數甚多，不顧行將結束及其他經濟浪費，只準備將原料長期加以調撥了事。」

更正

十一日本報一版所登陝北七日電，七、八兩月戰績，俘敵將級軍官部份內，「六十六師少將正副參謀長郭[illegible]」、「王瑞石」一句，應改為「七十六師一四零旅少將旅長郭[illegible]，參謀長郭蘭林」。特此更正。

豫皖蘇黃汎區救委會
駁斥聯總美代表造謠

（新華社豫皖蘇十一日電）豫皖蘇黃汎區救濟委員會發表聲明，駁斥美帝國主義華盛頓系報紙所載聯總美國代表所捏造的誣衊豫皖蘇解放軍強迫搬移汽車及救濟食糧之事，並向聯總提出嚴正抗議與警告。聲明中稱：本會曾於七月十七日徵得救濟總署扶溝工作隊之同意，以小麥五萬多斤換取大米五萬斤，雙方立有交換文件，並商借該署汽車數輛，協助運輸，但在運送途中，此項糧食汽車竟被蔣軍六十四旅所劫奪，事實真象為當事人及當地人民所共悉，聯總竟妄加製造，捏造謊言。查豫皖蘇自二十七年遭蔣賊黃河決口以來，黃汎區人民備嘗水災敵災之後，復罹蔣賊內戰之禍，飢寒流離已近十年，聯總對該區向持歧視態度，迄未進行公平有效之救濟，雖在我區災民呼籲力請之下，亦口惠而實不至，所有黃汎區之救濟物資，絕大部份落於蔣軍佔領之城鎮，為蔣軍貪官污吏中飽自肥。更有甚者，聯總某些「救濟」人員直接幫助蔣軍作軍事供應，如扶溝救濟工作隊於四月二十七日曾為進「剿」黃汎區解放區之蔣軍一八三旅五四八團充當糧秣供應站，借給大米六萬斤，周家口救濟總署之辦事處，復於七月二十四日公然為蔣軍充當偵察及供給，凡此種種違反聯合國人民救濟政策之行動，聯總不但不加檢舉，反顛倒黑白，造謠中傷，揆其用心，固係企圖掩蓋其對豫皖蘇黃汎區災民之歧視政策及其助蔣為虐之不義行為，甚至企圖以該項謠言故意歪曲事實，以達成進一步助蔣內戰之張本。我們特向全世界正義人士提出控訴，並抗議與警告聯總此等行為。

清算王寡婦的開始

黎行

臨縣縣城西門，有座朝南開的大門，這便是昔日臨縣城有名的「恆德布店」。走進大門，緊貼西牆開個小當門，推開小當門向內看，是座幽雅的小院落，這裏住着個王寡婦。

王寡婦今年整七十歲，生的高大而肥胖，七十餘上，散發着油膩而浮腫的肉塌，把一雙眼睛擠的只能看見兩條向下垂的三角形細縫。肉鼓鼓小身子大，走起路來非常吃力，一搖三擺動，活像人們常見的老母豬一樣窩」。

王寡婦整整過了三十七個年頭「寡居」生活。現在她的家中，除一個和她同樣過「寡居」生活的兒媳外，再就是買來的一個孫女。

王寡婦的丈夫死時，給她遺留龐大的資財：三四百餘畝租土地，租糧每年收入四十餘石，兩座院子，近百間房屋，房租每年收入三百元白洋，可以供養她一生的享受。

她是有錢人，家裏顧事故多。王家在朔縣城裏是著名的大地主，而王寡婦的淫蕩生活也是著名的。還在她丈夫生前，她就和「恆德布店」的王胖子勾勾搭搭，丈夫死過，就更加明目張膽的過起淫蕩生活來。她的兒子、女兒和母親都是因爲她的淫穢和淫蕩生活而先後氣的氣死，病的病死。

爲了維持她的淫逸生活，只靠她丈夫給她遺留的財產還太少，所以，王寡婦對於貧苦人民的剝削，也是最出名的。她放高利貸，別人月利三分，她至少得五分。給數提民家庭，在她的高利盤剝下，賣兒賣女，賣房賣地。民國十五年，張銀借了十五元白洋，不幾年本利滾到一百一十元。王寡婦逼的張銀寶掉毛廝，押死田地，利錢年年交，本錢年年欠，還了幾十年，錢終久還不完。一家人成年野菜拌糊糊。

王三毛還是在祖父手裏，租種過王寡婦五十畝地。有一年收成不好，短欠下幾斗租子，短欠一斗，明年還一斗半，幾年就是二斗二升半，如此年積月累，三毛祖父年年還，父親年年還，還到三毛手裏，賣掉老錢債，攬長工不賺工錢還，斜道上幾十畝地押死還……，一直還到去年，才算把這塊「生鐵賬」還完。

由於殘酷剝削，王寡婦的財產比她丈夫生前更加增多了，單張蔡莊與黃家莊兩村每年就要收五十多石租子。

王寡婦因爲自己天每又沉醉在淫蕩的逸樂生活中，所以對收租子這會事，常常是先命令各個戶送，送不到便人催——工錢由個戶出。再送不到，王寡婦這才親自出馬，坐上大車（車價由個戶出），穿着猪毛紙做的大狐皮領子，手腕上套着發亮的玉石鐲子，手裏擎着拐杖，進個戶家：「租子租子，非要叫我親自來要不成，快交租子！」王寡婦就叫着罵着，拐杖就在鍋台上、窗櫺、炕沿上亂敲亂搗。個戶們好似請來一尊菩薩，把他們從來未曾吃過的好東西，油糕呀！扁食呀！白麵呀！都端來敬供。租子催逼的差不多了，後面是一長串運糧的大車，一輛一輛往城裏送。路到城裏後，還要繳了又繳，篩了又篩，王寡婦親自坐在玻璃窗裏監視，一石糧頂多交上八斗，不足的要趕快從家裏拿來補，篩得出的糧穀，又不准拿走。

近年來，世道變了，王寡婦的寄生的淫蕩的生活也到了盡頭了。朔縣城解放不久，到處一片「清算鬥爭」的聲音。王寡婦許多至親友人，有的被清算的，有的投罪潛逃（她的女婿逃跑了），她自己也怕清算的鋒頭會落在她自己頭上，於是她悄悄地脫去身上珍貴的衣裳，換上一身半舊的過時衣裳，一切珍貴的東西都隱藏起來了。去冬租子也不敢去收了。

今夏邊區工作團來到張蔡莊一帶，幫助農民作土地改革，農民們提出王寡婦「剝去了我們三四百畝土地」，要求清算這個醜惡的地主女人。一天清晨，幾個衣服破爛的農民，憤憤地走進了王寡婦家，把她押起來，便了一輛大車載到村裏。很好笑，王寡婦這次坐車與往年收租時不同了，垂着頭，不說話，衣服也沒有了狐皮領子，沒有了那付驕傲，是半舊的，只有那個不揚亮的玉石鐲子，在她袖口下閃光。在調地路上，王寡婦忽然向車夫要塊石頭，「咔嚓」一聲，把玉石鐲子敲成數段，拋向了田野。

鬥爭大會召開時，人擠滿了一院子，房上還站了很多，有男的也有女的，王寡婦夾擠在人叢中間，她顯得很害怕，她脚小站不穩，想坐下，有人就上去把她拉起來。幾個婦女還捻起她的衣襟，恨恨地搖幾下。最後她像死豬一樣的，坐臥在地下不動了。

「王寡婦！我問你的地，你是受夠了！」王娃他媽擠上來說：「你也是個寡婦，我丈夫因爲交不起租子和繁重的錢，活活被逼死的。丈夫還留給她幾個幼小的兒女，整天餓得叫：「媽媽！要吃呀，我餓了」。折磨得她像男人一樣的在地裏勞動，眼睛永遠泛着紅腫，流不完的眼淚。」她拉了王寡婦一把：「我日晒風吹，你吃甚，我穿甚，你吃甚，你穿甚？你們有錢人，什麼事都能作出來！」大家都知道她的意思。任茂功老漢推開人叢走過來：「吸血鬼！」他幾乎將指頭戳在王寡婦額頭上：「你那五十畝地是怎樣來的？」王寡婦說：「當家人留下的！」任茂功氣的笑起來：「哈哈，你老狗兒還胡說理，那年借你三石糧，你明明是剝削去的……」羣衆持着任茂功的冤，高呼：「她們受苦人不給她勞動，她吃甚呀？」「吃草呀！」「吃土呀！」「……」

人們沒有笑，個個都氣白了。不知那一位窮人拿塊木板，照着王寡婦屁股恨恨地打了幾下。王寡婦怎敢抵賴，無數人扯拉着她，要她用血汗來償還血汗，用土地償還土地，金錢償還金錢，她像一隻將要死的老狗，有氣無力的說：「我鍋台底下有個罐，那裏埋兩千多塊白洋，你們拿去吧！」

對王寡婦的清算，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

蘇倫把他看破了

蘇航

七月八日拂曉前，七大隊挺進到太汾路下堡附近，準備伏擊敵人。

二連三班戰士蘇倫放哨，他蹲在小相村最高的一間房子上，緊緊握着槍，不轉眼地向垛口外瞭望着縣城的敵人。同志們一夜沒合眼，都安靜地躺在樹蔭下休息。

快晌午時候，由大相村汽路上過來個老漢，身穿黑褂白褲，手拉一根竹棍子，匆匆忙忙地走來了。蘇倫報告了班長，班長說：「喊過來，檢查一下！」蘇倫怕暴露了目標，便叫民兵把老漢喚過來。

「你從那裏來？老漢！」蘇倫問？

「從縣城，到仁岩（當時碉堡、仁岩都是閻偽據點）探親去。」老漢說，看他領子有五十多歲了，瞪着眼，話答得很狠。

「你帶甚麼東西了？」

「甚也不帶。」

搜了搜，口袋裏有兩個乾餅子，一個咬了一口，裏頭塞着一個紙團，是縣城閻偽鄉公所開的路條。

老漢解開了衣服，再檢查不出甚，老漢的態度還是很鎮靜，可是你看他手裏捏着的竹棍子吧，連解衣服也不敢放下。

蘇倫心裏捉摸：「這狗日的竹棍子裏一定有鬼！」奪過來一瞧，竹棍子上面有個鐵環子，下一頭糊着些泥巴，泥巴快乾了，他往門坎上拌打拌打，泥巴掉了，裏頭毛茸茸的像是紙，蘇倫指着竹棍子，問班長臨大嗎：

「班長，臨開吧，這裏邊怕有鬼了！」

「一甄！可不敢。」班長制止道：「把老鄉的手杖弄壞了，又要受批評。」

他們報告了指導員，指導員就依蘇倫的意見，把棍子臨開，果然掉出一捲紙，打開一看，紙上潦草的寫着：「今天情況不好，裴會鎮、窰村的麥子，往平遙運吧，現在有「滅八」來截，如有大部隊可以護送。」

把敵人的情報員——老漢剛解到大隊部，敵人十七輛滿載麥子的運糧車進入了伏擊圈，衝鋒號響了，七大隊的英雄們從四方八面一湧而上，敵人的運輸員們乖乖地把鞭子一揚，大車轉了個彎，一萬多斤麥子就運到解放軍指定的地點。

戰鬥結束後，都說蘇倫捉住敵人情報員，和這次勝利很有關係，上級也傳令嘉獎。

放羊娃的苦訴

十二歲娃娃張官君口述

王樹滿筆記

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子弟，土地改革前，只有四五垧山梁地，沒有住的，父親就在靠村邊的地裏掏了個土窯，一家五口人，很是狹小，父親放羊半輩了，家裏每年打下的糧食不夠糊口，只靠着父親網羅，到每年春天，全家餓得沒吃的了，六十多歲的祖父和三四歲的妹妹餓得直叫，我娘也餓得流淚。那時我才六七歲，成天就到山裏挖野菜，採些苜蓿芽回家摻上些糠麵吃。到了夏天，大麥小麥熟了，我家還是沒有一根麥子，到人家地裏去拾些，不料被狼心狗肺的地主看見，說我偷了人家的麥子，就把我趕出地裏，我含着滿眼淚回到家裏，仍然餓得不行。到了秋天，只說父親給識回點食來呀，誰想那黑心的地主，僅給了些風車前頭的癟穀子，斗又小，一斗只給八升，連冬都還不夠。我九歲上，也去放羊了，我的調子很低，每日到晚兩條小腿又乏又疼。到今年土地改革時，才把那些喝人血的地主鬥倒，分了二畝水地，三垧坪地，半頭驢（和人家夥餵一頭），和五六斗糧食，我家才活出來。回憶起以前事，真是傷心，我要堅決地徹底的和地主們鬥到底，直到徹底斷地主階級的根子，消滅盡地主階級爲止。

老漢老婆婆和年青人一塊座談

新垣

南巷裏吉川家院裏，是個貧苦農民經常自由集會的地方，吉川的奶奶，瑞紅的媽媽，都是同院的鄰居，裕才的媽和李李家嫂嫂，他們都是附近的鄰居。每天一到晚上，她們總要到一塊說說閑話才去睡覺。我們工作團同志也經常去那裏和羣衆談話。

有一天晚上，她們又不約而同的聚在一塊，我們就乘此機會開了個座談會。除上面那些老婆婆外，還有吉川、瑞紅、裕才、序如、子明、李李……等老少男子，男女共百十多個人。

屁股上生豆芽，

窮根子入了肚。

他們和她們要求文藝同志唱一段「白毛女」，文藝同志就唱了一段白毛女給黃家的故事，他們聽了都說：「你看人家地主的……冷了也不冷，熟了也不……」大家從談白毛女在黃家所受的痛苦，就聯系到本村地主那些剝削貧苦農民的老事實：吉川的媽媽說：「咱家從前揭過地主邱克敬二十塊錢，每月三分利息，年年上了利，家裏不夠吃，後來滾了三年，就滾成十多塊了，賣了十四畝地還沒還清，欠下人家十二塊利錢，吉川爹臨死時說還人家五塊，地主還不願意，我們賣了那十四畝地才化了半塊錢，還要吉川爹死的時候抓了……以後人死了……利錢，年年……哩！」序如說：「……屁股裏生豆芽，……了肚吧！」吉川說：「……不見……」

東西殺了，咱要把窮根子斬斷！他住的大門樓還是咱家的，要回來！」

地主說：「你頭上長出毛來就得繳租。」

農民說：「地主把咱剝削窮了，咱和他誓不甘休！」

裕才的媽媽接着講了一件極傷心的事情，她說：「我老漢受了一輩子苦，後來病倒在炕上，起不起來，地主還派人來要利錢，老漢叫「窮得要不上利錢」，在九死一生的當兒，討賬，老漢從窗孔上望見地主走進院子，接着嘆了一口氣，接着地主走進了房門就說：「看你病的不能動，欠下的利錢怎麼辦？」我替代你老漢回答說：「他好了再給你個開。」這次算是拼延過了。過了些日子老漢病的更重了，鄰居家送了個四餅饃饃，些給做吃，米未下鍋，地主兒兒的走進病房，說：「你一個子兒錢不給人，了我由給人不給我……」老漢上氣不接下氣的說：「……死了沒有兒，你要錢沒有，你要命有。」地主說：「要上錢，除非你頂上長出毛來，……」老漢聽了，氣得不能伸，……不出話來，說過了此，……受的苦老人們說不下去。「窮人死是活，地主是……」年青人說：「……你們慎把的話，……了地主……我們和他誓不甘休！」

工作團同志接着給大家講了一些貧苦農民爲什麼窮了的根子，……

的故：「同志！咱們想切再來。」

臨縣第四完全小學校產銷合作社啓事

其等均誠懇給學生與社會……一律繳各本符，先交……大鎮……伴給……其家長親收與收回股……

人　田雲修　志：已等……

兒　年　北……

范泉鎮救何昌

千火

偵察員何昌病了，從平川回山裏時，路上碰着四路隊人包圍下山溝，跑着倒在麥田裏了。當時，偵察員范泉鎮正趕着車子趕路。忽然看見何昌，就把他抱上車子，可是何昌病重，敵人越來越近，急得范泉鎮把何昌抱上車後，跟敵人轉起圈子來。第二天他們上了山，范泉鎮向村裏要了擔架，把何昌護送出村，才去找部隊。